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二

經 孝經 經解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

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

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𤣥其立義與𤣥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

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㫖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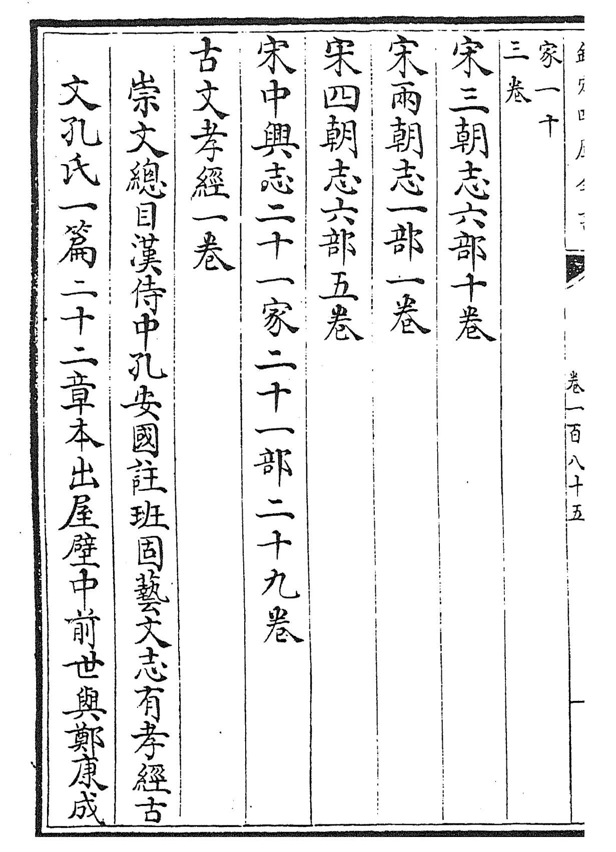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證其

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元之説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令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五經雜議以下見經解門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四十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下不著録六



家一十
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

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

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隷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扆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祕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顔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

鄭志目録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
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
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
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
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
中新羅獻别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
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必有其本
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

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今行於大學

鼂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然

曾參不然蓋曾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為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宫云歐陽公集古録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元行冲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説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竊疑其

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絶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挾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鼂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顔芝十八章大較

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
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
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
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為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
章為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
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祕閣

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鼂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何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范淳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鼂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

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跋尾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

因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

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

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

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

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

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陳氏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辯惑

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倣
倣而亦不敢擬議也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為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
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黄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榦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為
一書釐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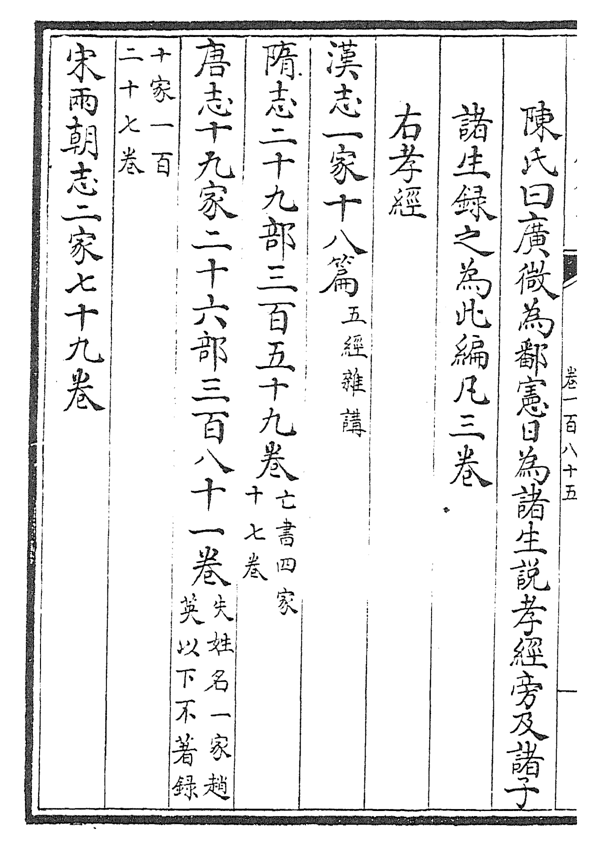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刋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楊慈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微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微為鄱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録之為此編凡三卷

右孝經

漢志一家十八篇五經雜講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亡書四家十七卷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趙英以下不著録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

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

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
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
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
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
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
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
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

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
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
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
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
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
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楊芳撰荅難中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

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謬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顔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殁其子始上之詔録藏祕閣

鼂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刋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刋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

言揚庭表以爲藁草纔半部帙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槩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

鼂氏曰此其敘篇也凡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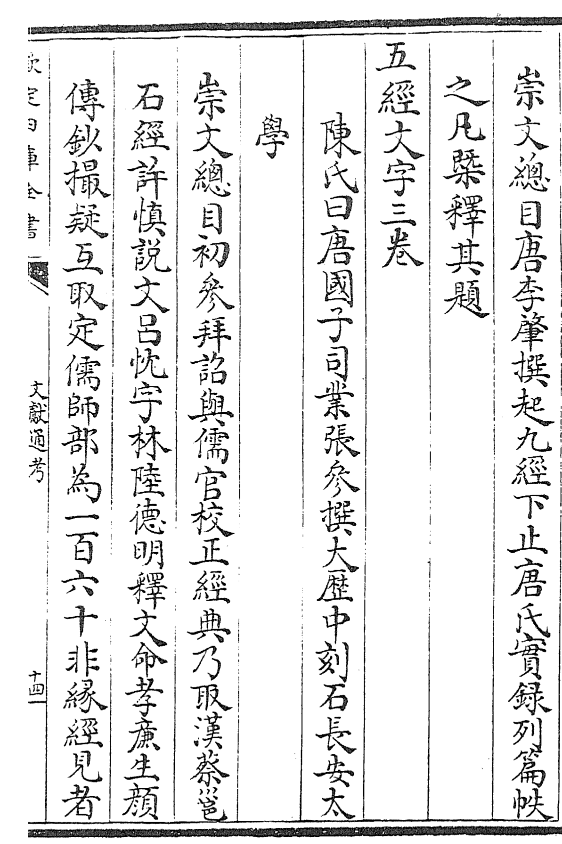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爲國子博士以先儒作

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録文頗乖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與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録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歴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欽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

皆略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辯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爲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傳論

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黄敏撰摭諸家之説是非者裁正之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䅲故作論而辯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

聖中獻之

鼂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於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録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羣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章閣所上凡五門

七經小傳五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

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詩書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

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

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

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

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

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祕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

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説集録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録平日説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説雜説東萊於諸經亦為讀詩記及書説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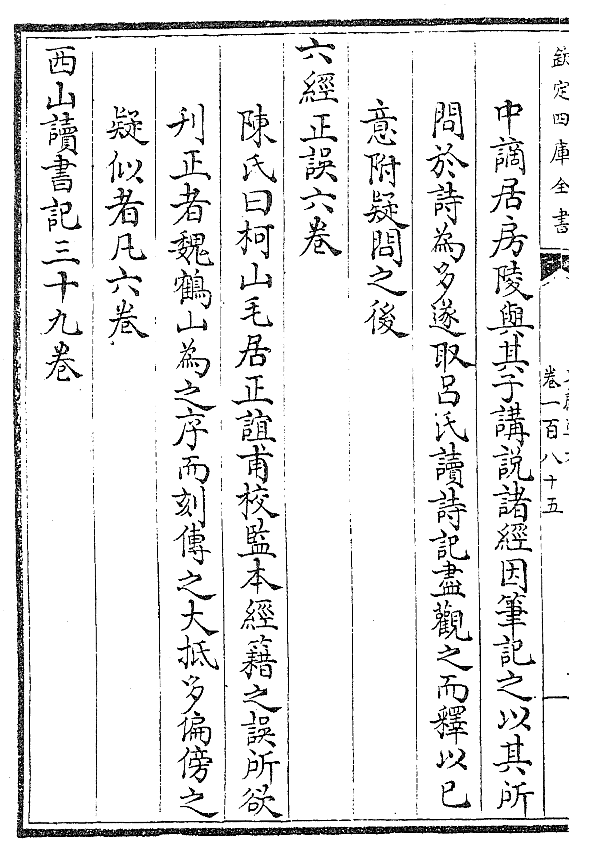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士歴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　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



中諳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為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已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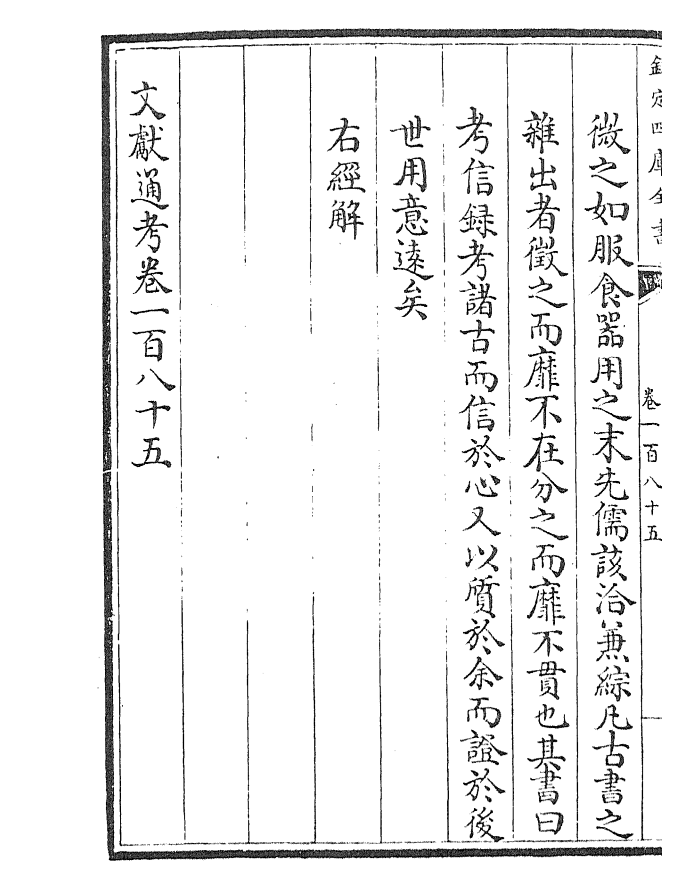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誼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刋正者魏鶴山為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考信録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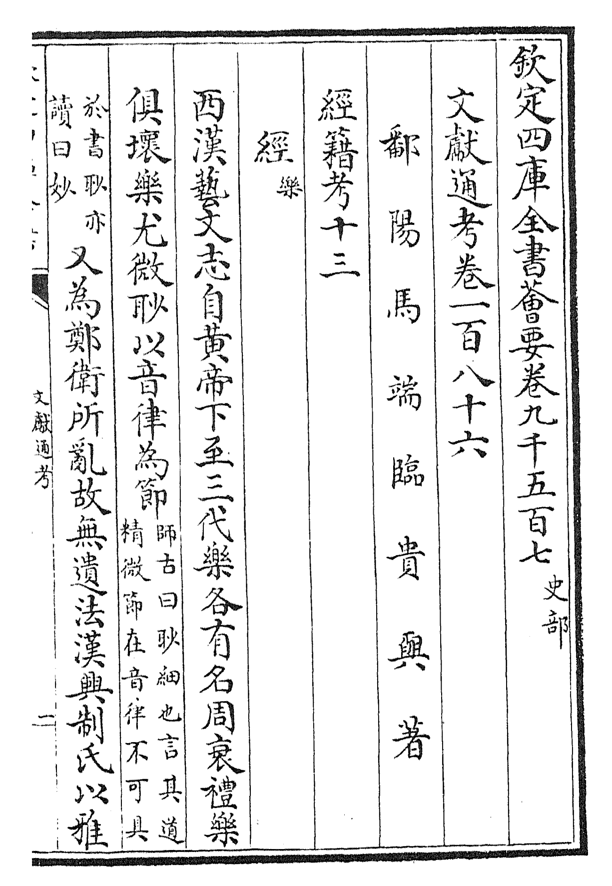
賈鑄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己必子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



徵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録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右經解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三

經 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

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鼂氏曰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内内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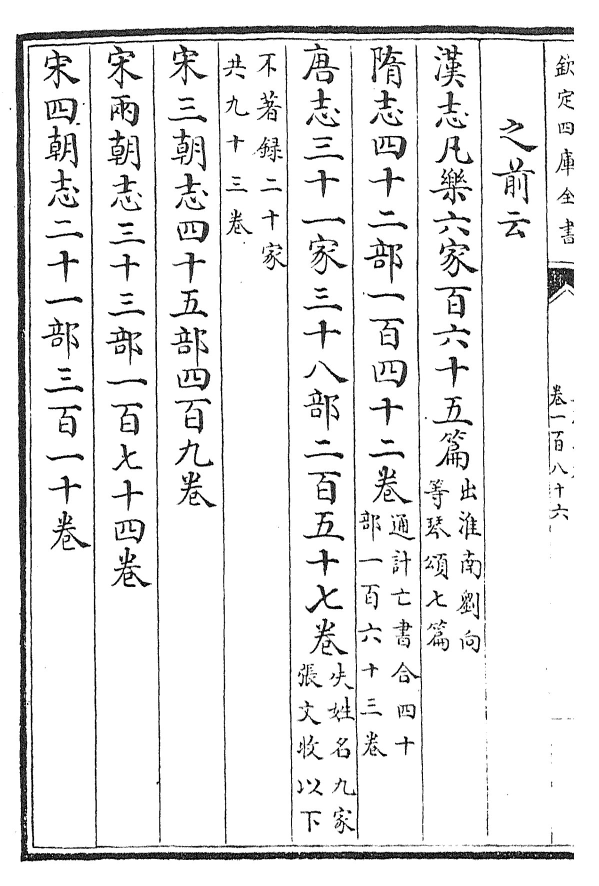
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迂濶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為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為末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今裒集數種姑以

補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録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廼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為說曰儀註編

年各自為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為經籍之首流傳至於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厠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厠之樂記司樂之後

撰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録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況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録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讖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



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收以下不著録二十家共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録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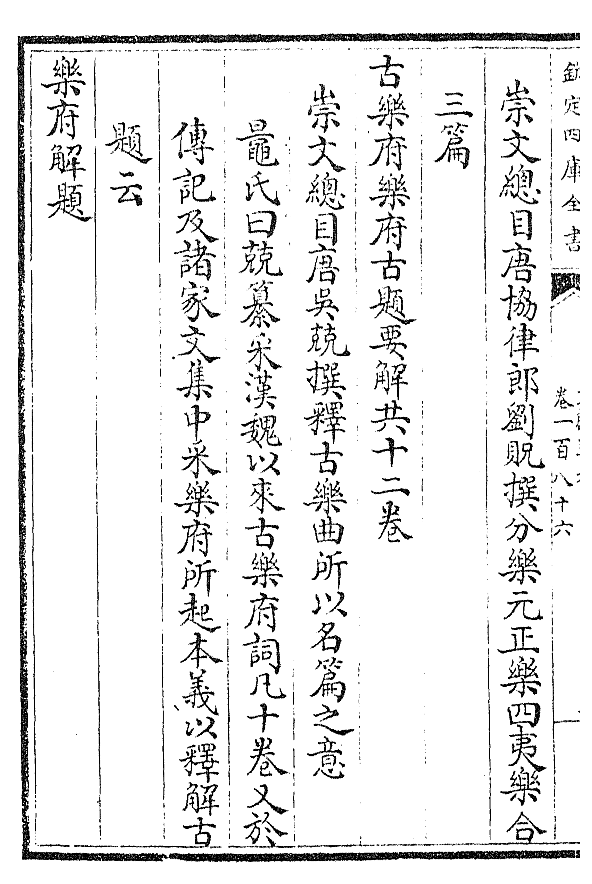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鼂氏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並其事始末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於唐著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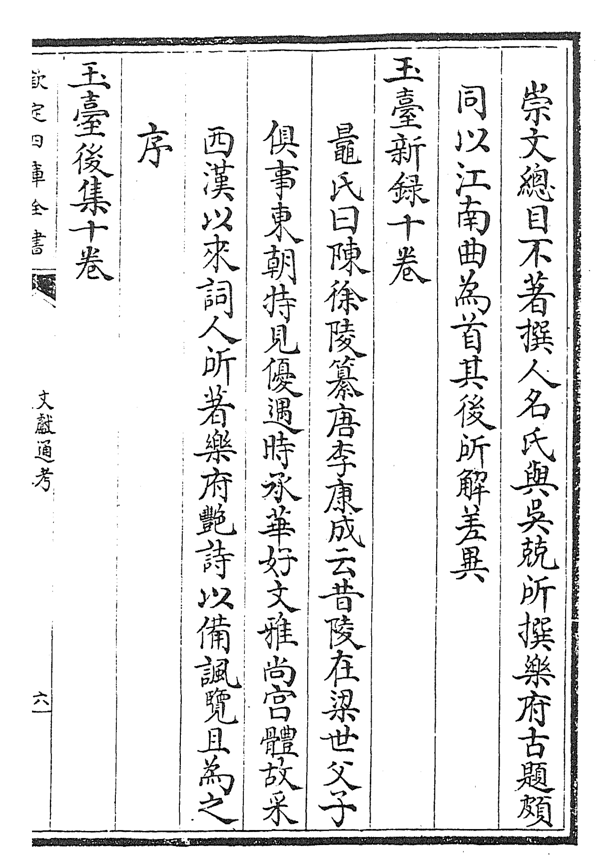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鼂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吴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録十卷

鼂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宫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

序

玉臺後集十卷

鼂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録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彚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

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郗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藥詞今定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

雖近俗而於樂理尤詣焉

鼂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丈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録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荅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唐爲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鍾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勢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暕撰略述琴製叙古諸

典及善琴人姓名

琴譜三十卷

陳氏曰惟暕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宫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黄鍾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栽乃楚角宫黄鍾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

操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爲序以
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鍾調二十章側蜀
琵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説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説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户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己竊聽而寫其聲後絶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

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祐撰祐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爲九

調

琴雅略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嵩撰撫言創制音器之略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力承詔撰圖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宫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渌水昭君下舞閶弦升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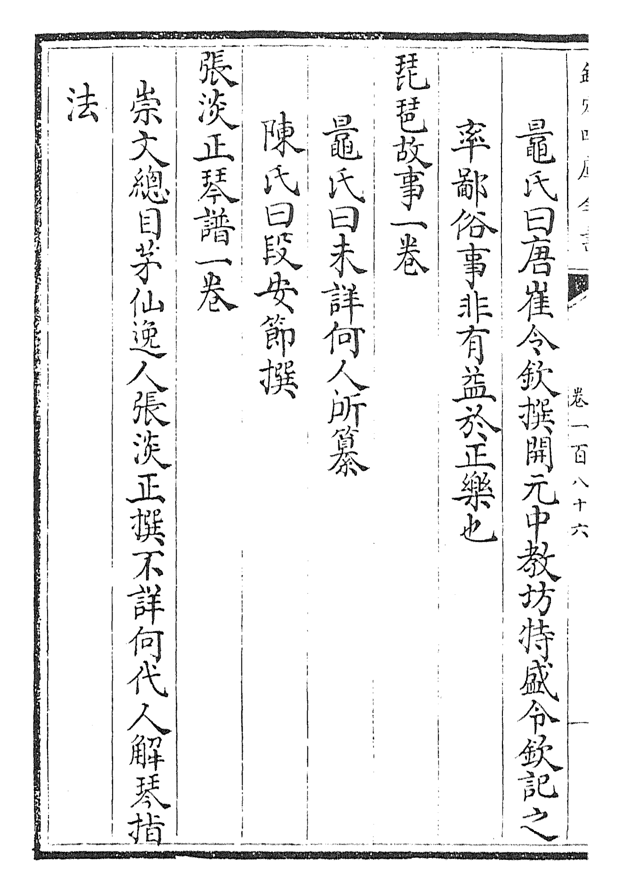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鼂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

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鼂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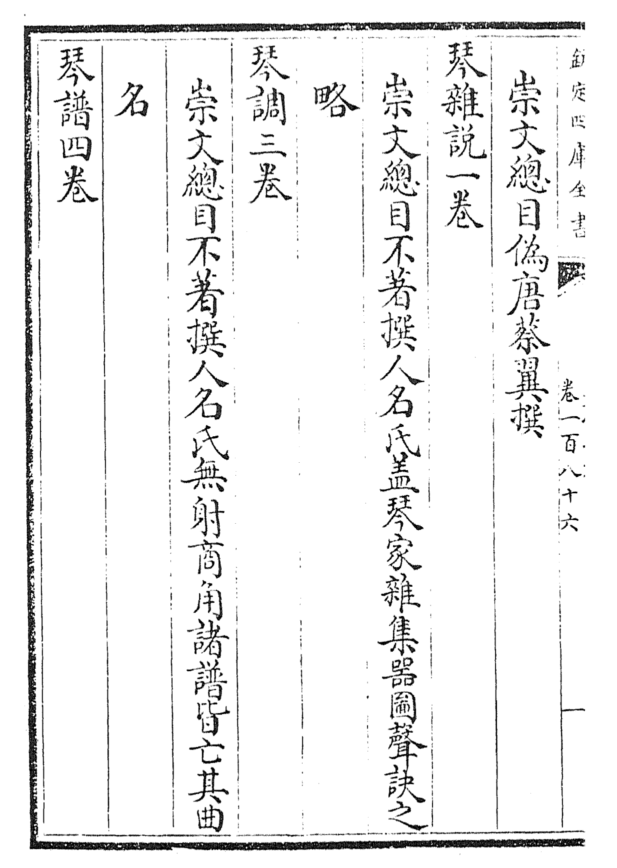
琴譜二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僞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略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抄歷代善琴者各為門類又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緑水幽居坐愁思

秋思楚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數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録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翺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翺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譜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宫商角徵無射宫無射商金羽碧玉淒凉黄鍾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

其書博而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

大夫劉壽司勲郎中馮古纂録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鍾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

御制樂曲及鍾律議説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

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鍾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

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為雜論七篇奏

之

皇祐樂記三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

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

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

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

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板頒之天下

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

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

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

起敬因録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詔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學演義三卷

鼂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横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

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爲
黄鍾之長其説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
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
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
之以爲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歷志言其
度起於黄鍾之長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脱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實字相接

而人不悟故歴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黄鍾之長而加一分以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黄鍾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説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説而增徵音然漢書辛未嘗補其脱字盖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説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為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説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鼂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篳篥譜為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陳祥道之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楊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

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
一之推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
先王金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後
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
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
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傅會身

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微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

節氣陰陽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

郊廟歌辭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横吹曲

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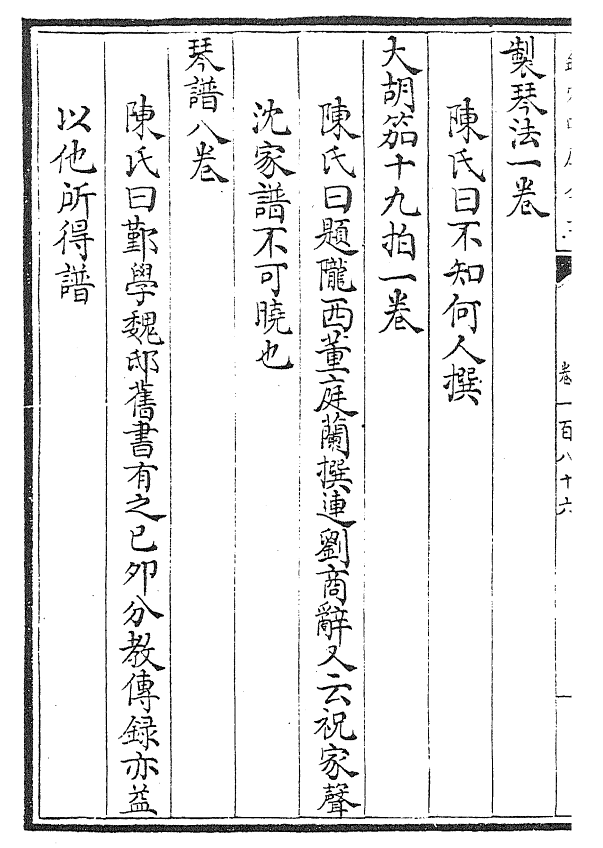
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謡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爲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略無遺軼

琴筌十卷

鼂氏曰皇朝茍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

沈家譜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鄞學魏邸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録亦益

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　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肖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

從其子佖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録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

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

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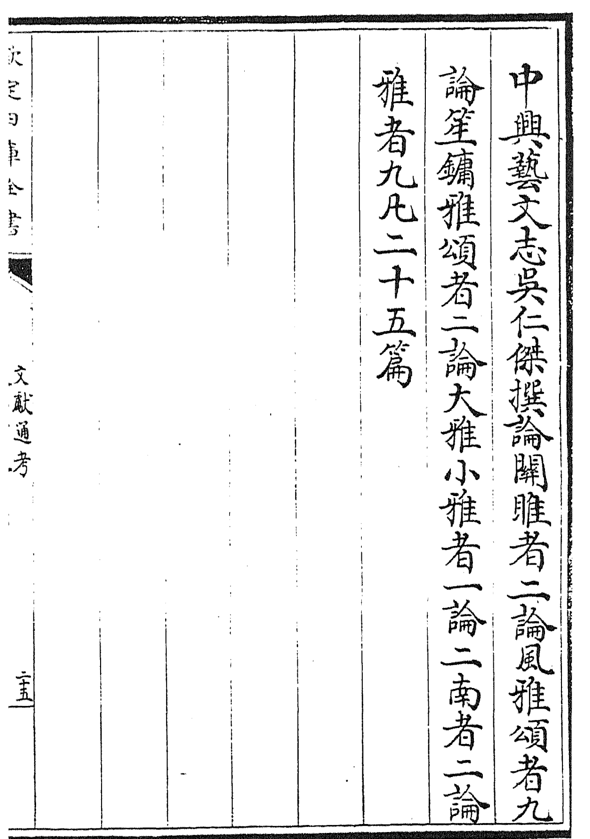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盖

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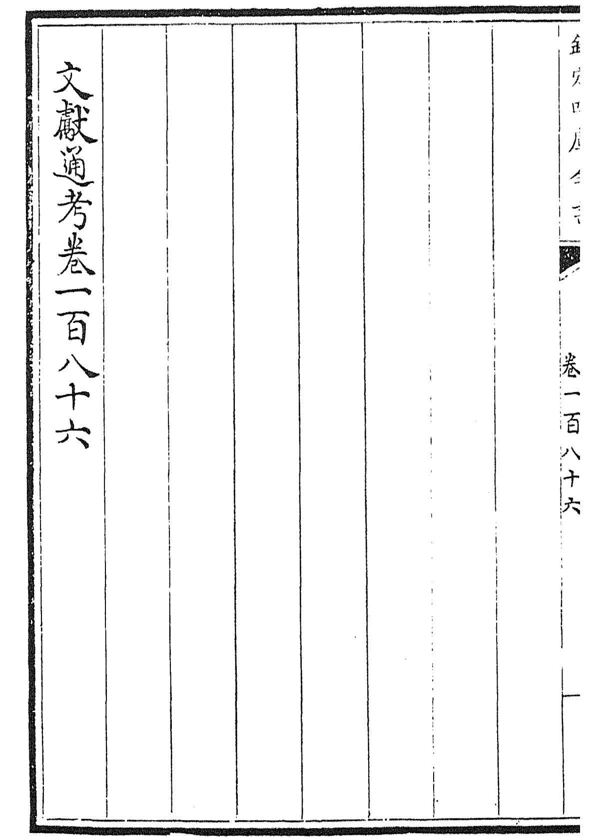
復定論抑李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李通亦許予能知已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録曰李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説自有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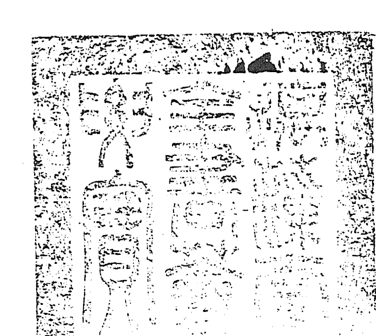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五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炱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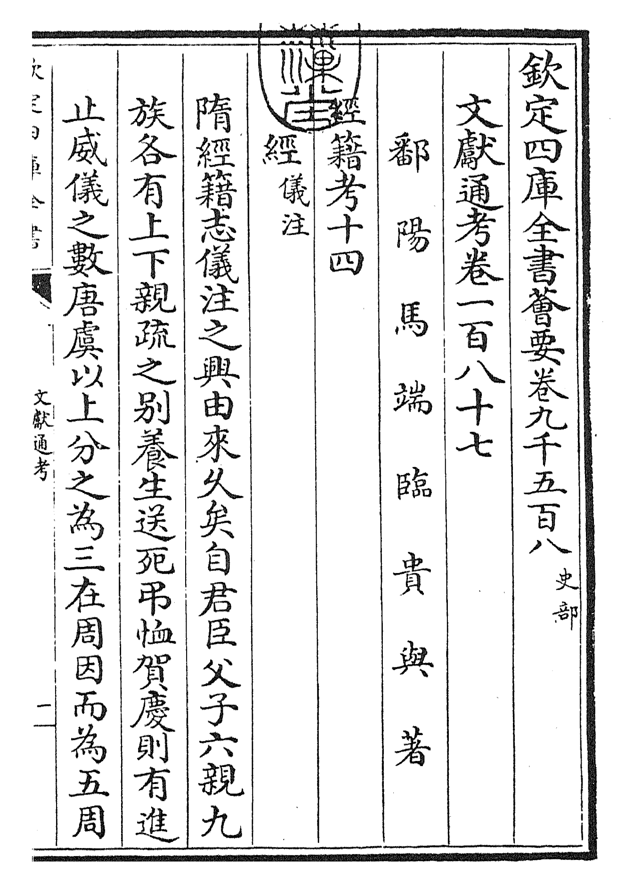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四

經 儀注

隋經籍志儀注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别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

官宗伯所掌吉凶賔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
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
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
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
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
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
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
道載筆之士删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

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注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賓維洗金以下不著録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釐入儀注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於儀注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緜蕞野外

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髙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為髙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

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説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

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

庬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閒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駮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

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褎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注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鼂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刋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集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注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

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

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

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鋭施

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五禮之文始

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畧采摭著

於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

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諂諛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

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巳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綱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草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為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録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

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

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

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

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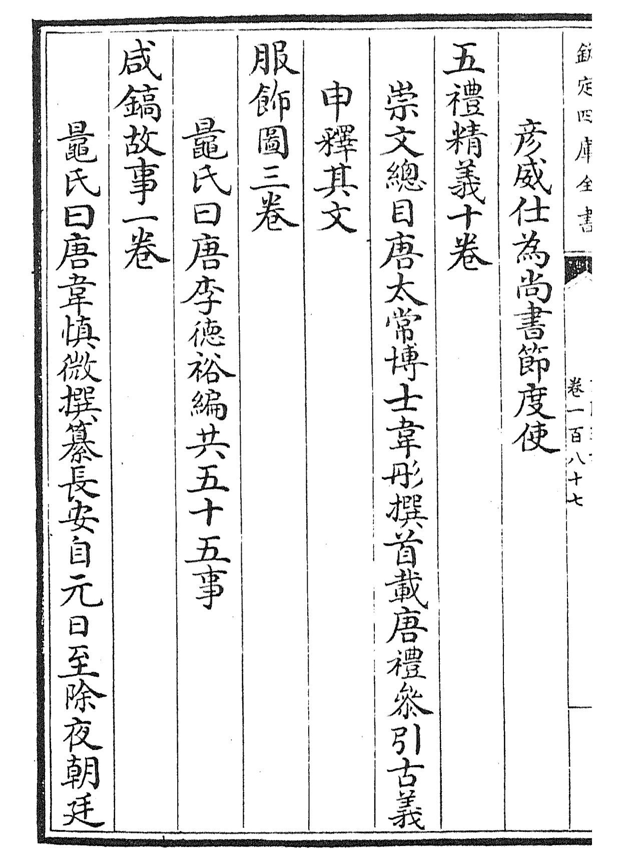
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玄罇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

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茍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

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為三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



彥威仕為尚書節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祭引古義

申釋其文

服飾圖三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鼂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

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畧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説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相天下

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攢與菆同徒丸切殯也祕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又惠帝紀斥土註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輿文物以受方國方一作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作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

中顧問關决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刋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編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温叟等撰開寶中詔温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黄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録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决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内有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

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方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
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
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
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
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歷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已修輯三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予何檀醸之甚也

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

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為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之永久蘇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過事而截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櫝醯目之抑末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

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
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
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
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
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注詔
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注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禮書䟽儀式附之

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廟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闕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奭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别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　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彦博寛夫等撰國朝開刱以

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
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
洙言國家每歲大享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
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
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
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為記上親製序文巳
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為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
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猥為甚云

閤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目録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彦逢學士强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

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寳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寳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踈畧牴牾更没理會又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為一編刻板學官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黄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内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於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

修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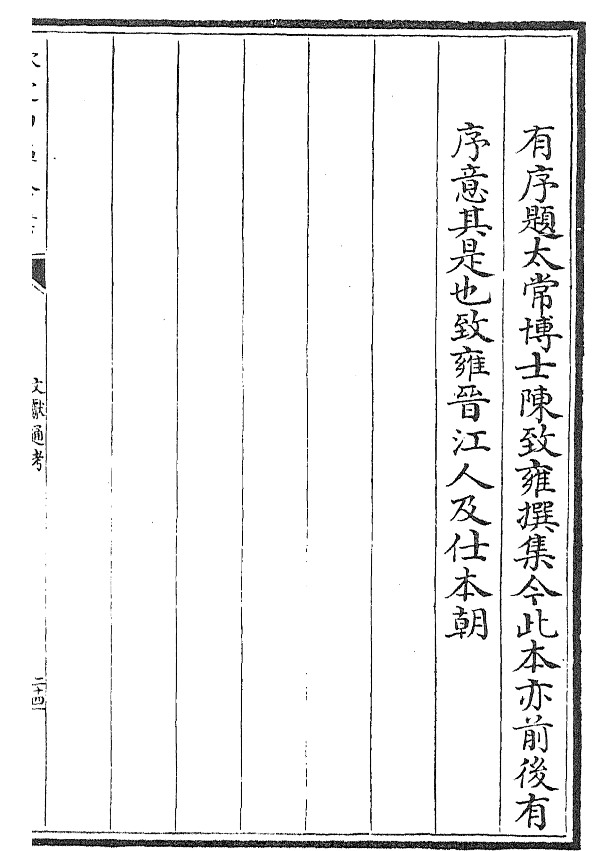
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

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

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



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
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